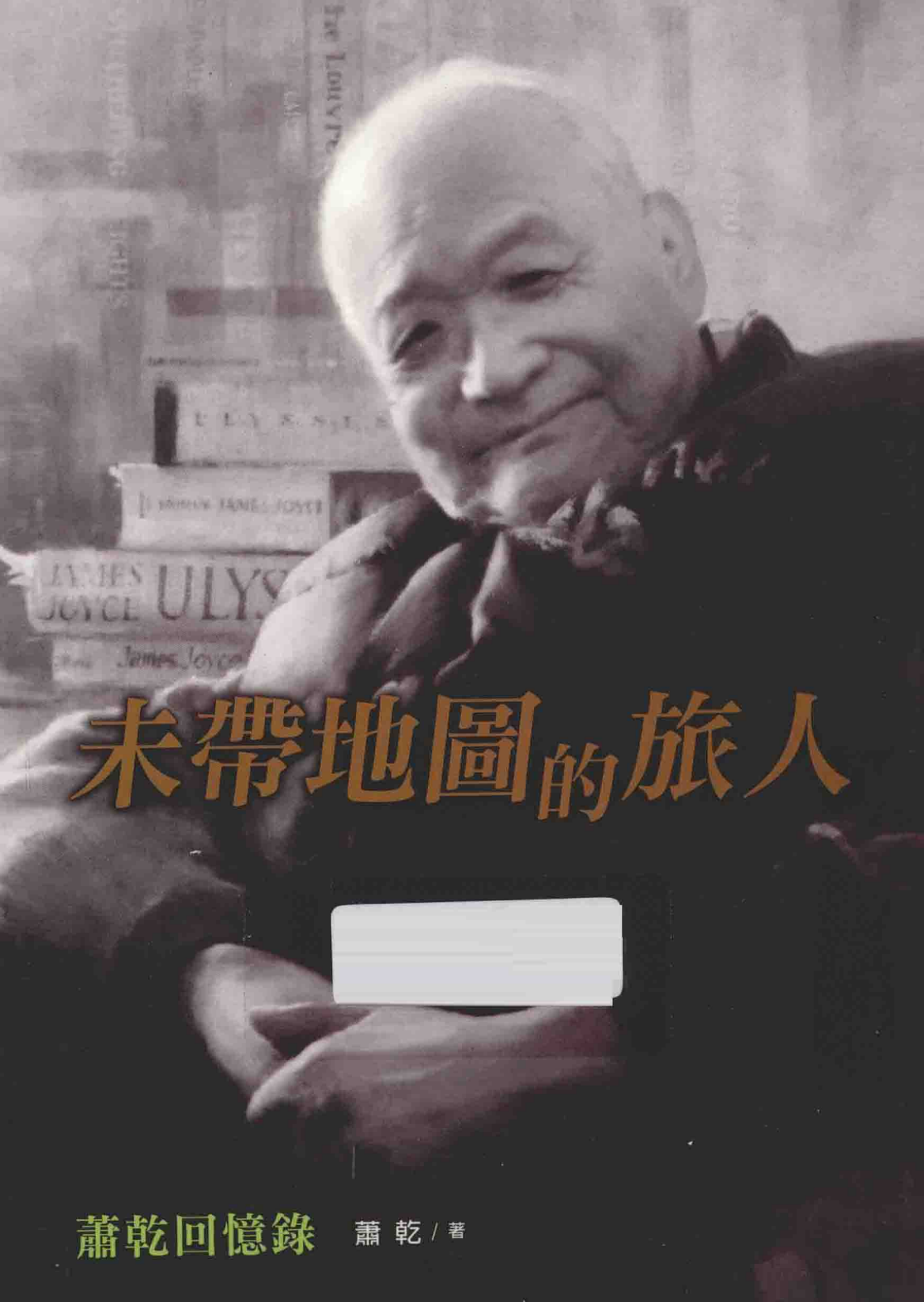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未帶地圖的旅人

蕭乾回憶錄

蕭乾 / 著

未帶地圖的旅人

蕭乾回憶錄

蕭乾 / 著



未帶地圖的旅人：蕭乾回憶錄 / 蕭乾著.
--初版. -- 臺北市：允晨文化, 2011.04
面；公分. -- (當代名家；39)
ISBN 978-986-6274-36-7(平裝)

1.蕭乾 2.作家 3.回憶錄 4.中國
782.887 100005555

當代名家
39

未帶地圖的旅人

—蕭乾回憶錄

作者：蕭乾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責任編輯：楊家興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圖片提供：文潔若

法律顧問：邱賢德律師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>

e-mail：asian.culture@msa.hinet.net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

傳真專線：(02)2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印刷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：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日期：2011年4月

本書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授權繁體字版之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價：新台幣350元

ISBN：978-986-6274-36-7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目錄

003.....	卷首語
009.....	壹 - 黎明曲 1910~1928
057.....	貳 - 衝出去 1928~1935
081.....	參 - 我與大公報 1935~1939
113.....	肆 - 旅英七載 1939~1946
265.....	伍 - 大十字路口 1946~1949
273.....	陸 - 我回來落戶了 1949~1979
383.....	柒 - 重見陽光 1979~1988

附錄

408.....	附錄一、蕭乾年表（鮑霽編/文潔若增訂）
449.....	附錄二、蕭乾行（柏麗）

未帶地圖的旅人

蕭乾回憶錄

蕭乾 / 著



卷首語

一九五六年初冬，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臨寒舍。此公滿面春風，儀態萬方，他死說活說把我推入深淵。及至我落難後，他卻在人前大談「蕭乾是個什麼人」。

感謝這位仁兄的鞭策。一九七九年又能重新拿起筆來之後，我就立志也來交代一下自己。最初採用書寫「代序」的方式，這回索性整個寫了一下。

我比許多人倒楣，又比另外許多人幸運。我一生受過罪，吃過苦頭，可也有過好日子。我做過後來十分悔恨的事，也做過至今仍認為自己做對了的事。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人，又曾有機緣在地球上一些角落闖蕩過一陣子。我一生崎嶇坎坷，然而心目中始終有所追求。人活到將近八旬，通盤回顧一下，對人對己，也許不無裨益。

在廣義上，我也是個記者。我一直把人生當作採訪的對象和場地。尤其近幾十年，人情世態的千變萬化，倘若站在外面，是怎樣也體會不到的。有些事現在談起來好笑，當時身臨其境，一點也不好

笑。讓這些並不好笑的事再現一下，我看頗有必要。

浩劫之後，才悟出「身外之物」的含義。一九六六年「紅八月」中，我的日記、書信、文稿以及所收藏的書籍、唱片、版畫，都蕩然無存了。還能不心疼！然而風暴過後，聽到一些朋友自殺的自殺，被害的被害，而摸摸自己的腦袋，居然還安然無恙，甚至胳膊腿兒也不曾少一條，沒像有些朋友那樣給打成殘疾。這時，才懂得其他一切均屬身外之物了。

可是動筆寫此回憶錄時，才不斷慨嘆：倘若那幾本日記，那些信還在，該有多好！如今只好有時自我抄襲了。然而即便以前寫過的某些事情，這回我也努力重新認識一下。

這本回憶錄在一個方面也許會使有些讀者大失所望，感到不如李輝的那本《浪跡天涯——蕭乾傳》（一九八七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）有味道：我有意地淡化自己在感情生活上的折騰和遭際，僅僅隨手點了一下。

首先，這裏有個實際的考慮：有的當事人或其家屬還在。我從沒為寫東西打過官司，如今這把年紀，更不準備那樣。

其次，我喜歡西方傳記文學的坦率，但厭惡他們在這方面的過分渲染。我曾讀過一本長達一千多頁的《羅素傳》，原想瞭解一下他晚年的哲學觀點以及在反越戰中他的政治活動，然而全書談的盡是他的頻繁的戀愛、結婚與離婚。我不希望中國傳記文學朝這一方向發展，也無意帶這個頭。

寫此書的過程中，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勵和幫助。我謹向范用、戴厚英、鮑霽、李輝、孫達先以及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各位朋友深表謝忱。

我自己的早期照片，大多毀於「文革」。這次出版公司希望多附些圖片。於是，就首先向長期住在香港的老友陳紘及張國榮呼籲。他們慨然為我寄來了一批，其中包括十五歲時在羊圈中拍的那張。《團結報》的毛智漢兄也在圖片方面幫了大忙，謹此一併致謝。

一九四九年以後，不作興把自己的書獻給誰了。這回我要破個例，把這本書獻給和我共過患難的文潔若。整整二十二年，她為我遭到白眼，陪我扛過枷。我流徙期間，三個孩子都還幼小，她毫不猶豫地挑起生活擔子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她從未對我喪失過信心。倘若沒有她，我絕活不到今天來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——其中很長一段是同她一道度過的。

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於北京

目錄

003.....	卷首語
009.....	壹 - 黎明曲 1910~1928
057.....	貳 - 衝出去 1928~1935
081.....	參 - 我與大公報 1935~1939
113.....	肆 - 旅英七載 1939~1946
265.....	伍 - 大十字路口 1946~1949
273.....	陸 - 我回來落戶了 1949~1979
383.....	柒 - 重見陽光 1979~1988

附錄

408.....	附錄一、蕭乾年表（鮑霽編/文潔若增訂）
449.....	附錄二、蕭乾行（柏麗）

壹

1910~1928

黎明曲

我曾羨慕過那些有家譜的人。他們不但能一口氣滔滔不絕地背出自己的父親、祖父以至曾祖父的頭銜官職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遠的年代。

說來可笑，關於我的身世一個很重要的事實，還是靠我淘氣兜出來的。

窮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實還是更淘，這問題就讓社會學家和兒童心理學家去探討吧。我只記得自己小時爬樹上房，逗貓追狗，難得消停一會兒。一回把個堂姑氣急了，她脫口罵了我一聲：「你這個暮生兒的！」

每個孩子都有爸爸，可我就只有位寡婦媽。我剛懂事就聽她說過：「你爹早就死啦。」所以，別的孩子有爹而我沒有，也只好認了唄！可我從來也沒想到問問我爹是什麼時候死的，那當兒我多大。被罵作「暮生兒的」之後，我就拽著我媽的大襟，死乞白賴地刨根問底。這才知道，原來在我呱呱落地一個月前，我爹就撇下我們娘兒倆走啦。

那年月既不與身分證，也不講究出生登記。可是小時候每到臘月十七，說我長尾巴了，就得一位位地給長輩叩頭。照例先作個揖，跪下來，連叩三下。媽媽還總是讓我先給孀孀叩，接著是老姐姐、三堂兄，最後才輪到她。為了謝謝她的養育之恩，每回我都給她叩上九個響頭。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陰曆的生日。

那時候可以拿黃曆算卦。一到年下，新黃曆下來了，就算卦玩。算卦先得說出出生年月。是媽媽替我報的「宣統元年，屬雞」。有一回，我把院裏榆樹上的馬蜂窩給捅了，害得一家子好半晌不敢邁出門檻。孀孀氣得說：「哼，怪不得都說午時雞最淘呢！」這麼一來，我連自己是什麼時辰誕生的都

知道了。

因此，我一直認為對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過了。可是一九三九年為了去英國在香港辦理護照的時候，麻煩來了。移民局非要我按陽曆填出生年月不可。我對著那張表格發了好一陣子愁。一時又找不到陰陽曆對照表，我只好胡填了。當時宣統正在「滿洲國」的寶座上，我可不願當他的子民！倘若當康熙、乾隆那樣盛世帝王的子民，倒也罷了，給個末代皇帝當子民太窩囊了——更何況他又正在長春給侵略者充當傀儡！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寫成一九一一年，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。日子呢？權將陰曆改成陽曆吧。於是，我的生辰就成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。

誰知這麼一來，就得改下去了。七年在國外，無論領配給證還是住客棧登記，都只能照護照來填。一九四九年從香港來到北京，向派出所報戶口，那時又是個機會。可我為了圖省事，就又照填了。一九五八年北京大搞普選的時候，又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機會。有位戶警到我住的前圓恩寺院子裏大聲喊：「誰對陰陽曆出生年月沒把握，可以到派出所來核對。」我還真的動了一下心。怎奈那時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聞的大右派，前圓恩寺只不過是我臨時的監獄，我正等著發配呢。我連有沒有選舉權也還不清楚，前途一片漆黑，哪還有心情去理會自己的出生年月！前清生的也罷，民國生的也罷，反正到一九四九年後，統統成了「餘孽」！

還是一九七九年訪美，在耶魯大學傳漢斯教授家裏談起我這個生辰問題，他隨手從書架上拿過一本陽陰曆對照表查了查，告訴我應當是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。那年我剛好交七十。活到七十歲，我才鬧清楚按照陽曆自己是什麼時候來到這塵世的！

我屬於什麼民族，也是一筆糊塗賬！

其實，我老早就知道照父親算，我應是蒙族人。小時候一到年下，家家都要祭祖。我們的祖先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塊布滿塵埃的木板上。平時用黃布包起，塵土足有一寸厚。祭時，堂兄站在小凳子上，恭恭敬敬地揭開黃布，把祖宗牌位請下來。上面雕的是牧民模樣的肖像。另外還有一個小本本，裏邊曲裏拐彎地寫的都是蒙文，很像一條條毛毛蟲。那大概就是家譜。祭祀時供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。倘若那時我認識蒙文，大概還能從那家譜裏知道點自己的祖上是幹什麼的。如今，蒙古那麼大地方，我甚至不曉得我的祖先是西蒙的牧民，還是東蒙的獵戶。我大概更希望他們是獵戶，常冥想他們戴著大皮帽子，穿著翻毛坎肩，背了槍，在原始森林裏追逐著野獸。所以每逢人家追問起我家究竟是從蒙古什麼地方進來的，我就順口答一聲「大興安嶺」，並且覺得很是威風。

然而上學後我發現同學們專欺負少數民族。他們追著回族孩子罵不堪入耳的髒話，也喊過我「小韃子」。於是我就乾脆把這個民族成分隱瞞起來了，填表總填「漢族」，免得受歧視。反正我媽媽是漢族，我畢竟是從她肚子裏生下的。

我這「漢族」身分一直混到一九五六年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少數民族吃香了，許多人都把自己這特殊身分亮了出來。我不想去沾光，湊熱鬧，所以每逢填表格——一九四九年以後還不僅填表格，「自傳」也說不清寫了多少遍，我一直仍堅持這個「漢族」身分。

一九五六年夏天，在把胡風一千人作為反革命關進監獄之後，又來了一場全國幹部大審查。這回查得可細了。我沒有什麼怕被查的，從出生一直到當時足足寫了五萬字的「自傳」。可是上面依然號

召要繼續坦白。我實在沒的可寫了，為了表示衷心擁護審幹運動，就乾脆把自己這個民族成分問題亮了出來。從那以後，我就只好改填「蒙族」了。

然而我自認為是個「假蒙古」，因為我既不會蒙語，又沒有蒙古民族意識。不過那次「坦白」還真為我帶來一樁好事。那時我雖身在作家協會，而且過去也是搞文藝的，可既不能去體驗生活，又輪不到我參加任何代表團。一九五六年，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十週年的前夕，作協同美協要聯合派個內蒙古訪問團。當時作協的一位書記嚴文井（三十年代的文友）就根據我那新近坦白出來的特殊身分，推薦了我。回來之後，我寫了〈萬里趕羊〉、〈草原即景〉等文，總算沒交白卷。可那一回，也更證明了我是個「假蒙古」。錫林郭勒盟的盟長曾問訪問團要吃漢式還是蒙式早點，我們全說當然吃蒙式的。事後，我足有半年連奶味都怕聞。

關於那位我從未謀過面的爹，我連張照片也沒見過——他也很可能從來沒照過相。我曾從大人的談話間拼湊出他的形象：他個子高大，坐在炕沿上，腰身總成直角。據說他一輩子也沒笑過幾回。那時北京有九座城門樓——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。他是負責看守東直門的。我大概是從他這份職業推斷出他是高個子的。因為每次出入那座城門，我都覺得它老厚老厚的，笨重無比，不是個大力士，休想撼動它一寸。

對媽媽，我就熟悉多了。孤兒寡母，她當然疼我疼得要命。記得有一回堂兄舉了菜刀在我頭上晃，媽媽把我緊緊摟到懷裏，嗚咽著哀求說：「我就剩這麼一塊肉！」還有什麼字眼更能表達一顆母